



乐炳成先生

## 从田埂上走来：

## 我的60年乡土文艺路

□乐炳成/口述 郁旭峰/整理

我叫乐炳成，今年83岁了，出生在宁波北仑大碇湖塘村。我是地道的农民娃，祖祖辈辈都在土坷里滚爬。60年来，我坚守业余文艺创作，村里人都说我是从田埂上走出来的“乡土艺术家”，我十分喜欢这个称呼。我的根，深深扎在北仑这片乡土里；我的爱，孜孜倾注于民间文艺。

1 牛背读书  
借微光启笔墨梦

我的童年，是在田埂和牛背上度过的。因为家境贫寒，小学刚毕业，我就辍学回家放牛，并帮家里分担农活。同龄人放牛，要么在树荫下睡觉打盹，要么在田埂上追逐打闹，只有我是个异类，牛放到哪，书读到哪，乡亲们都打趣我，叫我“牛背上的书呆子”。

那些年，我如饥似渴地找书看。我们村子穷，没有什么藏书，我就四处借。对我来讲，能借到书，哪怕是旧课本、泛黄杂志、残缺小人书，我都视若珍宝，反复品读。看完借的书不过瘾，又想自己买，可我一个放牛娃哪有钱？为了买书，我只能帮邻里打零工，然后一分一厘攒起来，再把心仪的书买回家。村里人常常笑我：“一个放牛娃，天天啃书本有啥用？拨弄拨弄土地，安安稳稳过日子才是正理。”可我心里一直笃定，田地养我的身子，书本养我的心气，这是任何东西都换不来的底气。凭着这份执念，数十年间我累计收藏各类图书近万册（其中地方文献、志书2000多册），2004年，我有幸获评“宁波市第三届藏书十佳”，又在2013年荣获“宁波市十佳阅读之星”。

1965年，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。这一年，我加入了湖塘大队文宣队，负责文艺表演和创作工作，我的处女作《阅读小记》成功发表在上海《学文化》杂志，自此踏上业余乡土文艺创作之路。那时候条件异常艰苦，每天繁重的农活结束后，我浑身疲惫，但晚上雷打不动点一盏煤油灯，趴在破八仙桌上读书写作。夏天蚊虫叮咬一身红包，冬天寒风透窗冻成冰棍；昏暗的灯光熏得满脸黑灰、双眼酸涩，我从未有过半分退缩。常年在暗光伏案、熬夜创作，1977年，我的右眼彻底失明，左眼视力也急剧衰退，哪怕戴着高度近视眼镜，依旧视物模糊。但我始终舍不得放下手中的笔，因为我知道，这些散落乡野的记忆，一旦无人记录，便会彻底消散，湮没在尘土里。10余年间，我创作了《龙心茶》《鱼腥草》《鸳鸯仇》等诸多乡土故事，多篇作品发表于《宁波报》《宁波文艺》《山海经》等报刊，其中表演唱《汇报会》斩获浙江省文艺会演作品推广奖，《特殊婚礼》荣获宁波市新故事大赛一等奖。

乐炳成从事文化工作60周年座谈会成功举办  
2025年3月23日

乐炳成从事文化工作60周年座谈会与会者合影。

2 踏野寻踪  
经风雨守乡土魂

1986年，我进入邬隘乡文化中心工作，成了一名负责文艺创作、文物保护的临时工。入职之初，站长的一番话让我立下终生志愿：祖辈流传下来的乡土故事、老话俚语、传统地方曲艺，绝不能在我们这代人手中失传。此后，我揣着笔记本，骑着老旧三轮车，走遍北仑四乡八村，拜访高龄老人，深入田间村落，搜集整理濒临失传的民间文艺素材。

采风路上，满是艰辛。有一年冬天，雨雪连绵，乡间田埂泥泞难行，我骑车不慎摔进泥沟，棉裤湿透，手脚冻僵，还崴伤了膝盖。简单清理收拾后，我咬牙继续前行，圆满完成采写任务。回家后老伴看着狼狈的我满心不忍，劝我放弃，可我心里清楚，那些乡土记忆不能流失，再苦再难也要坚持守护。

最让我难忘的是1997年，我在大碇文化站工作时编撰《北仑抗倭演义》的经历。明代北仑百姓奋勇抗倭的事迹，是浙东不朽的家国传奇，可惜数百年来仅靠口口相传，没有完整的文字史料留存。为了还原这段历史，我连续奔波7个多月。白天实地走访，走遍了近50个村落与古迹，寻访村中老者，踏查古战场、

古驿站遗址，翻阅残缺老旧的地方史料；夜晚伏案撰稿，反复打磨校对，数十次修改完善文稿，最终完成3万字的书稿。作品刊发后收获众多好评，读者都说我把老北仑的铁血侠骨、先辈的家国情怀写活了。于我而言，能亲手留住这段濒临失传的乡土历史史料，是最大的欣慰，吃再多的苦也是值得的。

比起历史传说，我更忧心宁波老话的日渐消逝。“金窠银窠，勿如屋里草窠”“走过三关六码头，吃过奉化芋芋头”……这些方言俗语里蕴藏着老辈人的生活智慧、处世哲理与故土情怀。可随着时代发展，不仅外来务工者难以读懂，就连本地年轻一代也渐渐陌生、淡忘。为守住乡音文脉、传承民间智慧，我数年奔走搜集、逐字考证甄别，梳理汇总散落的方言俗语，按孝道、向善、爱家等主题分类整理，编撰完成《宁波老话故事》《古人老话故事》。其中《宁波老话故事》荣获浙江省民间文艺最高奖“映山红奖”。说起坚守，我从不奢求作品能大火大热、广受追捧，只愿留住原汁原味的宁波乡音，让民间智慧代代相传，守住北仑人的乡土根脉。

3 以文育人  
历春秋续千年脉

我半生踏遍乡野、深耕笔墨，提笔不仅是为记录乡土旧事，更是为以文育人。早年，我看到村里个别后生忤逆不孝，不善侍亲，心中满是惋惜和痛心。为此，我结合民间公案典故，耗时一年多反复打磨，创作出越剧小戏《割肉还娘》，我以最质朴的乡野故事，传递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、弘扬正向家风民风。这部带着泥土气息的作品，走出乡村、走进全国顶尖艺术殿堂，不仅斩获中国曹禺戏剧文学奖，还被改编为戏曲电视剧，在央视反复播出，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。很多人夸赞我的作品接地气、暖人心，可只有我自己清楚，作品中没有华丽辞藻，书写的都是乡村中最真实的人情冷暖、最纯粹的道德本心。

六十载笔耕不辍，我累计有400多篇作品发表、获奖。《顶头上司》获全国相声新作征文优秀奖，《父子争婚》获央视曲艺作品大赛二等奖并入选《中国曲艺家作品精选》，《索怀野菊花》斩获浙江省文学大赛一等奖。2004年之后，我先后出版《幽幽田野情》《奇葩留香》《第二块鸳鸯帕》《三县并审》《明月灵岩》《九峰传唱》等8部个人作品集，我牵头编撰、主编的文史书籍更是多达32部。这些厚重的作品，不仅是我个人的成就簿，更是北仑民间文化从乡野走向殿堂的见证。

多年的坚守，我先后获评浙江省首批优秀民间文艺人才、中华农民文艺家终身成就奖、宁波市民间文艺成就奖，个人事迹被《人民日报》《浙江日报》等主流媒体广泛报道，旁人赞誉我是乡土文化大家。可我始终清醒自知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，没有过人天赋，没有深厚学识，仅凭庄稼汉的执拗与韧劲，书写着满怀的赤子心和桑梓情。

如今的我，年纪大了，腿脚不便，眼睛也看不见了，再也无法像从前那样走村串巷、熬夜写稿了。可我对乡土文艺的热爱，分毫未减。闲来摸摸一屋子书，听听年轻人学说宁波老话，我打心底里高兴。我会继续坚守这份热爱，为家乡留住一丝文脉、一抹记忆、一缕乡愁。